

孙佑杰

军列闷罐在漆黑的夜晚行进，
颇有“车辘辘马萧萧”的出征气派。
列车在不断增加速度前进，
“哐当、哐当”的噪音节奏在加快，
但人们的脸上呈现的既是亢奋，
又是沉重，

似乎都在思考什么。
我这个爱晕车的人，

鸭绿江 告诉你

被颠簸得逐渐感到恶心，
想吐又吐不出来。

我停止了同大家的议论，
枕着背包躺下来休息。

我闭目思忖，

27军很快就要开到朝鲜去，
一个新的战争时期来临了。

像屢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一样，

我的心情总思绪万千，
极不平静。



孙佑杰

进，
军列因骤在漆黑中骤然行进，
“轰”车马轰鸣“创出出征气势，
列车在不断地前进。

“当”“当”的撞击节奏在加快，
但人们的脸上见到的既不是死，
又是沉重，

似乎都在思考什么。

鸭绿江 告诉你

我这个爱做梦的人，
被惊醒得还而感到恶心，
想吐又吐不出来。

我停止了同大家的议论，
枕着背包躺下来休息。

我闭目思付，

27年很快就要开到朝鲜去，

一个新的战争时期来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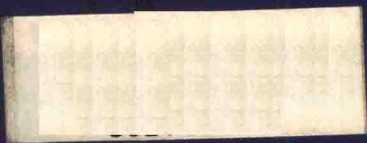
曾经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

我的心得思绪万千，

取不穷。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鸭绿江告诉你/孙佑杰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12

ISBN 7-02-002068-2

I.鸭… II.孙… III.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3855号

责任编辑:刘会军 丛培香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191,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8.375 插页4

1995年4月北京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定价 8.05 元



作者近影（姜同川摄）

64240/02



露营(木刻) 作者 1951 年 1 月刻于朝鲜



人民英雄孔庆三(木刻) 作者 1951 年 2 月刻于朝鲜

自序

对于战争的真实回忆，不单是胜利后的喜悦和幸福，还有挫折和失败后的沮丧和哀伤。

人类诅咒战争，但战争满布于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至今世界上仍无人敢于宣布：人类已经消灭战争。因为局部战争和人类冲突几乎年年都有，天天在打。

我年轻时所在的陆军第27军，是一支战功卓著的英雄部队。这支部队诞生于胶东天福山及各地抗日起义的烽火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它转战于胶东战场、山东战场和华东战场，作为华东野战军一支主力参加了莱芜、孟良崮、周村、潍县、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等几乎所有重大战役，大小战斗千余次，歼敌数十万。

我在这支部队中，经受着战斗洗礼，不断成长；用我手中的笔和木刻刀去书写、雕刻英雄人物，血与火的战争生活。

1950年，在世界东方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是我从抗日战争时期入伍以后所经历的最残酷的一场战争。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上百万优秀的中华儿女把鲜血洒在三千里江山，其中仅牺牲志愿军团以上干部就有213名，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我当时是志愿军第27军胜利报社的编辑，有机会跟随这支部队转战朝鲜战场，耳闻目睹并报道了这支英雄部队在这场空前惨烈的战争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大无畏精神和热

爱朝鲜人民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那时我所有的战场新闻报道，都限制在当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由于这种无法冲破的“净化”，那些大量的更为震撼人心的人和事，只能深深地压在我的心底。然而，这些深藏于我心底的人和事，无时无刻不在吞噬着我的心灵。停战谈判后，我作为一个生者，告别了开满金达莱的山山水水和留在异邦的孤魂回国了。

回国后我在和平时期由青年到中年到老年，我有了家室，有了后代，我也终于享到了人生的幸福。但我常常感到一种幸福后的沉重，令我常在夜不能寐时翻开压在心底四十多年的记忆。每到这时，我似乎又回到当年的朝鲜战场，心头又飘起硝烟战火，响起惨烈的战场轰鸣……这一切都在敦促我动笔。

1979年，我转业到烟台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92年10月，我当年所在的第27军军史馆的同志来我家，要收藏展览我战争时期的文物。我欣然将从朝鲜战场带回来的木刻刀、木刻板、手印木刻本、反映战争年代的作品，以及当时的奖章、奖状、照片等20件文物，全部无偿献给了军史馆。自从献出这些文物之后，刻在我心头的那些大量的史实又在日夜蠕动，催我奋笔，仿佛不在我的有生之年把它们释放出来，真有死不瞑目的遗憾。

只是到了今天，历史才提供了我动笔的可能。于是，我在68岁身体衰弱的情况下，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后，才完成了这部《鸭绿江告诉你》。这不是也不可能是那场战争的全部实录，这是作为一个尊重历史的见证人，按照我个人投入这场战争的大致时间顺序，以27军参战的经过为主要背景，主要把个人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包括胜利与失败、英勇与怯懦、高尚和卑琐，以及当时个人的内心世界，如实地毫不掩饰地统统写出来，使它成为那段历史过程中的真实记录。正因为这样，即使是汇集我当时报道过的那些事，也不是原封不动地加以采用，而是把当时

回避和删削去的人和事、情节与细节、背景与因果等,重新加以恢复和整理,以保持实事的原貌。

鉴于这场战争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对于某些人的姓名,所发生的事的时间、地点以及个别细节,难免记忆有误。请读者谅解,并请尚健在的知情者加以纠正,我十分感谢。

目 录

自 序	1
第 一 章 在出征的闷罐车厢里	1
第 二 章 战火在鸭绿江边燃烧	10
第 三 章 出国第一天遭空袭	21
第 四 章 支援大军“竭泽而渔”	34
第 五 章 冰天雪地挑战英雄健儿	44
第 六 章 长津湖畔浴血奋战	52
第 七 章 全歼美军“北极熊团”	60
第 八 章 迷路在高山密林	68
第 九 章 为解饥饿抢运食品	79
第 十 章 灭虱与防冻新尝试	87
第 十 一 章 受益一生的一篇编稿	97
第 十 二 章 两个逃兵两种结局	103
第 十 三 章 空袭下雕刻的木刻	112
第 十 四 章 怕死自伤反倒丧生	124
第 十 五 章 侦察小分队潜入敌后	127
第 十 六 章 在赴汤蹈火的前夜	134
第 十 七 章 “尖刀团”穿插历险记	142
第 十 八 章 宣传部遭空袭伤亡惨重	153
第 十 九 章 穿插成功师长立战功	161

第二十章	军部机智脱离险境	169
第二十一章	危难时刻见精神	180
第二十二章	转移中难忘的三餐	189
第二十三章	救死扶伤九昼夜	195
第二十四章	对付敌机有了办法	204
第二十五章	一个鸡蛋的笑话	213
第二十六章	失落在异国的初恋	219
第二十七章	哄堂大笑和嚎啕大哭	229
第二十八章	挫败美国细菌战	235
第二十九章	毛岸英之死震撼人心	243
第三十章	在回国的路上	252
后记	260

第一章 在出征的闷罐车厢里

1950年10月1日,恰是共和国诞生一周年国庆节日,我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突然受命由浙江省平湖一带,乘火车北上。

列车由浙江横跨长江,于夜间开进山东省泰安地区。

部队在泰安住了不到一个月,又于11月1日下午上了火车,继续北上。在这一个月里,整个部队像在闷葫芦里熬了三十天。打了十三年仗的军人们刚在江南秀色中过了一年的和平日子,对部队的去向作着各种猜测。

列车在大地上飞驰。

这是一辆军运专列,几乎清一色的闷罐车厢,像是一条被憋坏了的巨龙,呼啸着,吼叫着,穿过一站又一站,小站、大站皆不停。

这是到哪里去?干什么去?坐在闷罐车厢里的我,同大家一样,事前没有接到任何书面或口头通知,只是一声令下,立即上火车而已。

闷罐车厢铁门紧闭。外面看不见里面有什么,里面也看不见外面的风光。车厢内壁挂了两盏马灯,在半空中晃来晃去。借着马灯朦胧的晕光,可以看出车内有百余人,全是27军政治部营以下的同志。大家坐在铺草上,或倚在背包上,热烈地谈论着自己的看法。

有的说,列车要往安东开;有的说,先要开到辑安去;还有的说,可能直达鸭绿江边驻扎。尽管猜测不一,但有一点是一致

的，那就是断言本军要出兵朝鲜去参战了。

大家判断的根据是，自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机关、部队一直关注着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态势，也担心着北朝鲜的命运。许多单位有人每天在朝鲜地图上，插上些红、蓝小旗标示南、北朝鲜地盘得失的变化。我自然也有我自己的判断和猜测。开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领导的人民军，势如破竹，攻克了如今称为韩国首都的汉城，又迫使韩国总统李承晚的部队节节败退，最后退至朝鲜南端大邱、釜山地区，依靠洛东江的天然要隘固守防御。这时候有的同志就盲目地欢呼，南朝鲜很快就要失败了。但也有人认为，韩国的盟友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说不定他们的大撤退是个阴谋，是诱敌深入的一个战略。

事实证明，后者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在北朝鲜人民军向南朝鲜展开大追击之时，美国调遣了现代化的海、陆、空军，并以联合国的名义，纠集了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南非联邦等十五个国家的军队，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最大兵力共达一百多万人。当然，其中许多国家是象征性的出兵，人数很少，主力是美军和李承晚军。他们乘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之际，调遣陆军作战兵力 7 万余人，在 260 余艘舰艇、近 500 架飞机的配合下，突然于 1950 年 9 月 15 日在人民军的侧后西海岸仁川港登陆。他们的首府失而复得，并置朝鲜人民军于腹背受敌之困境。北朝鲜由于伤亡惨重，许多部队或者被包围，或者被打散，被迫采取了战略大撤退。而美、李军（即韩国李承晚军——下同）则乘胜穷追不舍，并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再三警告，悍然于 10 月 1 日至 9 日，也就是我们 27 军奉命北上的时候，分由东、中、西三路，越过“三八线”，于 10 月 19 日占领朝鲜首都平壤，并继续日夜向北急进，企图一举全部占领北朝鲜，

在感恩节(1月23日)前,实现其吞并整个朝鲜的计划。我27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奉命北上的,显然是要开往朝鲜战场,以帮助朝鲜扭转战争的危机。所以,现在乘坐火车去哪儿,干什么,是人人心里十分明白的问题。

军列闷罐在漆黑的夜晚行进,颇有“车辚辚马萧萧”的出征气派。

列车在不断加速前进。“哐当、哐当”的噪音节奏在加快,但人们的脸上呈现的既是亢奋,又是沉重,似乎都在思考什么。

我这个爱晕车的人,被颠簸得逐渐感到恶心,想吐又吐不出来。我停止了同大家的议论,枕着背包躺下来休息。

我闭目思忖,27军很快就要开到朝鲜去,一个新的战争时期来临了。像屡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一样,我的心情总思绪万千,极不平静。记得抗战八年迫使日本于1945年投降后,当时我异常高兴,心想,漫长的战争岁月终于结束了,再也不用打仗了,人们盼望已久的太平盛世来到了。可是没想到一年以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又开始了。经过三年的浴血奋战,好容易打出个新中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台湾,还不一定何时动用武力去解放,兴许再没有大仗可打了吧?不料眼下又爆发了朝鲜战争,还要到国外去打仗,我们这是帮人去打仗,有这个必要吗?

可我转念又想,北朝鲜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又是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不能见死不救。所以,出兵朝鲜也是必要和应该的。

然而我又想到,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讲,大规模的内战刚刚结束,不仅百孔千疮的国家需要治理和建设,灾难深重的人民也需要重建家园。中国人目前的要务是医治战争创伤,而不是再战。就是从27军的状况来看,也实在不宜马上出国作战。我知道27军自1949年进入江南地区之后,战争停止,可又遭受了传染病的袭击。那时,为了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需要,曾在内河进

行游泳训练,因而受到疟疾大流行的袭击和吸血虫病的大量感染,全军疟疾患者多达 24938 人,占总人数的 50% 以上,并且大量人员治愈以后又复发。我就反复发过五次疟疾,整天价昏昏欲睡。还有 13284 人感染了吸血虫病,占总人数的 30.9%。另外,因潮湿和营养不良而发生的阴囊炎、口腔炎等轻病患者,每师多达一千多名。致使部队体质大为减弱,一度连队成了医院,停止了一切操课。虽经半年的突击治疗和军民开展群众性卫生运动,使部队逐渐恢复了健康,又重新投入了军事训练,但仍需在和平环境中继续加以保养。

至于我个人,深感经过屡次战争幸存下来,实属不易。我时年 24 岁了,真想有个温馨的家,享受一下人生的欢乐与幸福。想到这里,美好的胶东故乡又浮现在我的面前。我已经六年没有回家了。我思念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我思念我的亲人,也想到亲人对我的思念,想到此一去朝鲜可能是把尸骨扔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想到这些我茫然了,我真是不愿再打仗了,更不愿到外国去打仗。

想是这样想,但像屡次历史转折关头一样,我的态度十分明朗,把服从作为军人的天职,把集体的意志作为个人的行动准则。因为一个千军万马的部队,只有统一的行动,严明的纪律,才会有战斗力。如果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都去寻找自己的幸福,那这个部队就不成其为部队。为了维护我们国家和军队的尊严,也为了保持我自己的荣誉,我决心无条件地服从祖国的需要,同时把自己的思想统一到国家和军队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中去。基于在军队长期形成的信念和纪律观念,我虽对入朝作战思想有所保留,但还是决心豁出自己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显身手,立新功。

我的这种决心也体现在泰安北上之前的轻装中。想到战争

年代行军中身上负重的痛苦，把一切可带可不带的衣物，统统留在留守处。即使几两几钱重的多余物品也不带。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把我六把木刻刀、两块木刻板、一个手印木刻本和一些绘画工具，装进了随身携带的挎包里。因为我觉得这是我战斗的武器。部队自进驻江南之后，我经常为报刊刻一些反映部队生活的木刻，其中还有一幅木刻漫画，讽刺美国入侵北朝鲜，如同进入泥潭，越陷越深。我想，把木刻用具带到朝鲜战场，不是可以把新闻报道搞得更加丰富多采吗？

军列在呼啸中前进。冷风从闷罐缝隙中吹进车内，我浑身感到有些冷。想到我的木刻，我顺手检查了一下挎包，发现木刻全套用品还在，才放心地又躺稳，而思绪又不可遏制地飞向四面八方。

突然，军列的汽笛吼叫了几声，行速渐渐缓慢，最后停了下来。这时有人开了铁门，同时宣布火车暂停，要大家不要下车。车厢内秘书科的大个子保密员也开了腔，并模仿着列车员的腔调说：“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列车很快就要过山海关了，现在是临时停车，请不要下车，不要下车！”

一听要过山海关，我马上坐了起来，向铁门外张望。我知道这里是万里长城东尽头。明朝末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地方就在这里；如今我们就要穿过这地方了。外面漆黑一片，影影绰绰看出这是一个小站，看不清站牌的名字。稍许，有人送来文件，接着铁门就关上了。

在列车徐徐开动之后，也就是说过了山海关，北上去向和出兵朝鲜的事，才算正式向全车厢里的人公开了。

通过传达中央军委1950年10月27日16时的密电令，及朱德总司令10月29日在曲阜的团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入朝作战意义”的报告，才知道上级要求我27军于11月1日由泰安地区出发，限三天时间，全部车运到辽宁

省辑安一带集结待命，并随时做好入朝参战的准备。之后又宣读了军政委刘浩天关于入朝作战的重要讲话。接着宣布各单位分组座谈讨论。没有列举要讨论的具体题目，但指明了讨论的指导思想和要达到的目的：

- 一、认清只有抗美援朝，才能保家卫国，要克服“帮忙思想”；
- 二、明确美帝既是真老虎，也是纸老虎，坚定必胜信心；
- 三、发扬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光荣传统，端正入朝态度。

一个月的猜测、分析、顾盼、观察、亢奋、沉思……到此时为之一扫。在众目睽睽之下，每个人都明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定要笑迎战争。于是，大家的发言十分热烈，态度也非常明朗，非常明确。既没有异议，又没有争论，更没有顾虑，仿佛思想认识一下子都统一到要达到的目的上来。包括入朝后不久就开小差的人在内，都是慷慨悲歌上战场的样子。我的态度自然也是愿为祖国献身，决心为本军增光添彩。有人在谈到入朝作战的胜利信心时，竟用“一条干粮袋，打到南朝鲜”来表述，意即用吃完一条干粮袋的时间，即可解放全朝鲜，结束抗美援朝战争。这种盲目轻敌的速胜论观点，大家听了不一定相信，却也无人反驳。我就不认为胜利会如此快的到来。我心中说，我们过去毕竟没有同美国的军队直接较量过，况且我们以劣势装备要战胜以美、李军为首的十七个国家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舆论一律也是我军的传统，尽管这种传统中存有不实事求是的成分，但在着重要树立胜利信心的时候，谁也不能去列举取胜的艰难。至于可能遇到的挫折甚至失败等等，人们心里有，嘴上却谁也不说。因为经过军队严格政治生活磨练的同志都知道，上级决定了的事情，就要无条件服从，谁若是再唱反调，就意味着“落后分子”，谁还愿意去找这个麻烦呢？

讨论一直在列车的急驶中进行。结束后，我看到全车厢唯一可看时间的炊事班的一块马蹄表，时针已指向 22 点，该熄灯睡觉了。然而，人人都为车厢内无处小便而挠头，只想等停车方便了之后再入睡。多亏我所在的车厢内没有女同志，实在憋不住了的同志，干脆走到大铁门跟前尿起来，让尿水顺着铁门的缝隙流出车厢外。这样做的同志知道此举不雅，可也不能活人让尿憋死。

列车又慢慢地停下来。有人打开了铁门，外面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前后车厢都有人在嚷嚷什么。我正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大个子保密员又开始播音了：

“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是在隧道里临时停车，有大小便的动作快一点，再有 15 分钟就要开车了。”

我让小便憋得一直睡不着，闻讯急忙跳下车来。用手摸索着隧道墙壁，向前移动了几步，就对着车厢底部的方向解起了小便。

隧道里如同没有灯光的地下室，人们只能靠听觉和触觉来辨别情况。有许多人就站在铁门内向外排小便。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哗哗的尿声如水龙头一般。忽听后面那节车厢落尿的地方，有一些女同志在大声疾呼：

“喂！喂！请自觉一点，车下有人！车下有人！”

我听出喊声最响亮的是巴木兰同志。当年我在 27 军文工团工作的时候，她是我分队里的战友，我们之间很友好。她天真活泼，纯洁大方，有什么话都愿同我说。她事后告诉我，今夜文工团是男女乘坐一个闷罐车厢。女同志深受无处小便之苦，有位腼腆的女同志，实在坚持不住了，竟盖着大衣，褪下棉裤，坐在自己的包袱上，让小便一滴一滴渗进包袱里的衣服上。当一听闷罐铁门被打开后，女同志便先下了车，四处摸索着寻找方便的地方。因为站台很窄，有人走动，并不时有手电光束的照射，故